

狂上  
加狂  
著

Duodi  
Jinghua Juan

# 夺嫡

京华卷

钻石级作家狂上加狂  
敬献年度言情大戏  
千万读者翘首以盼  
亿万点击之金榜VIP作品  
重磅完结，独家收录精彩番外

隔江迢迢屹两端，  
星阑夜半风声诉缠绵，  
此厢辗转过夜半，  
彼处夜半复未眠。



夺嫡  
京华卷  
下

狂上  
加狂  
著

Duodi  
Jinghua Ju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夺嫡. 京华卷: 全2册 / 狂上加狂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9462-8

I. ①夺… II. ①狂…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2192号

书 名 夺嫡. 京华卷(全二册)  
作 者 狂上加狂  
出版统筹 黄小初 沈滢颖  
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责任编辑 姚 丽  
特约编辑 单诗杰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面绘图 辰 露  
版式设计 段文婷  
封面设计 80零·小贾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  
开 本 670×970毫米 1/16  
字 数 400千字  
印 张 30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462-8  
定 价 56.00元(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5719485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七页

浮香

满京华



太子一行到达金门关后，便在当地的驿馆里安歇了下来。骁王巡查完大营，便率领部将赶往金门关面见太子。

在骁王翻身下马时，程无双便早早守在了驿站门前，向骁王施礼请安。

早在来北疆前，程无双便给骁王写了一封书信，信内言明了安庆公主失踪的前因后果，巧妙地将责任尽推到了乐平公主的身上。

可是她也心知这般言语推诿实在是过不得骁王那一关，是以当皇后以骁王重伤的名义命她来北疆照料时，她心内也是一紧。

倒是王驸马出言提醒了她，罪责不怨何以平愤？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程无双立刻知道自己该如何做了。

程无双脸上挂着浅笑迎了上去：“妾身给殿下请安。”说完便是弯身一礼。



骁王的眼半眯了起来，这几日遍寻不到安庆的焦灼登时翻涌上了心头——自称“妾身”？她也配！

刚刚沾地的马靴下一刻竟然狠狠地踹向了程无双！

按理说这程无双也是武将出身，倒是不至于太过羸弱，可是眼看着骁王一脚踹到了腰上，她竟然不躲不闪，一下便从台阶上滚落了下来。再看那雪白的衣衫背后，竟然渗出了一片血红。

太子正好从驿馆的大厅里出来，看着这般情形，立刻高喊了一声：“住手！”

程无双的侍女吓得脸色煞白，赶紧在一旁扶起了她。

“怎么几日不见，你这脾气越发见长了！”申斥了骁王，太子又看到了程无双后背上的鲜血，又是一惊，“骁王妃，你这后背可是伤了？”

程无双痛苦地扶着腰，却是紧紧抿了下唇，轻声言道：“并无大碍，不过是以前的旧伤裂开了口子。”

这时一旁的侍女再也忍不住了，小声道：“王妃在淮南的时候，不听劝告，自去军营内领了一百军棍。”

太子闻听，眉头一挑，身为霍家人，他自然是知道这程无双自领军棍是为了哪般。看来皇帝虽然是碍着隐情不宜直接重罚，这程无双倒是很有眼色，自己去领了军棍处罚。只是那一百军棍未免也是太重了，一个丈八汉子尚且承受不住，她一个女子却生扛了下来，看那后背的血痕，可见并不是做做样子的。

这么一来，骁王那一脚便更加不近人情了。

霍东雷与程老将军一向交好，如今虽然程无双嫁给了骁王，可是眼看着骁王并不喜这御赐的王妃，霍东雷倒是有心拉拢一下程家。

于是，太子当下便申斥道：“老二，你怎么能这样？她可不是你府宅里的妾室，说打便打，想骂就骂！你是想要谏官的折子淹没父皇的书案吗？”说罢，太子命人扶着王妃回房，又命随行的御医前去给

王妃疗伤。

待得程无双入了内，他才冲着绷脸的驸王笑道：“行啊，老二，当真是立了夫纲！本王府宅里的太子妃也甚是啰唆不讨喜，可是我这当哥哥的，就没有你这说上脚便上脚的驭妻本事啊！”

驸王怎么会看不出这太子是在两边卖好，也是懒得戳穿他的伎俩，只是冷哼了一声。这个程无双倒是愈加老辣了，这般的苦肉计一施展，不明就里的人还真是会替她鞠一把同情之泪了呢！

驸王前去面见太子的事情，飞燕自然也是一清二楚的。本以为驸王回来时，那程王妃也会一同前来大营，却不承想到了暮夜时，驸王的车马回来后，却没有程王妃的身影。

趁着驸王在大营里处理公务的空当，飞燕便是问了一同前去的肖青。

肖青的回答却是让她大吃一惊：“还来？都起不来床了，那腰都被踹得脱了节儿，得一动不动地在床榻上将养一个多月呢。”

飞燕眨了眨眼，一时有些没听清楚，便是又问了一句：“被马踹了？”

肖青苦笑了一下，压低声音说：“是二殿下亲踹的，在驿站，当着太子的面。”

这下飞燕可就彻底地傻眼了。这等粗野的行径竟然出自驸王？

等到驸王处理完了公务后，来到飞燕的营帐里与她一同食晚饭。飞燕低头瞟了一眼他的那双特制的马靴，靴头都是带尖的，光看看都能想象这飞踹起来该有多疼。

驸王看她一直盯着自己靴子看，心下也是明镜似的，便是笑问道：“怎么了？”

“没什么……只是，还以为二殿下是有涵养的，不会打女人。”

驸王脱了鞋子，坐在席子上，靠着靠垫，懒洋洋地说：“那燕儿是笃定了本王有涵养，才几次无状？这么看来，当真是要紧一紧皮肉



立一立夫纲呢！”

飞燕嘴角微抿，直直地瞪向了骁王。

骁王被飞燕那小脸紧绷、怒目而视的模样逗得倒是心内一松，便是伸手揽住了她道：“便是说一说都不行了？本王到底是什么时候舍得碰我的燕儿半根手指了？今日也是被那程无双气极了才会那般，燕儿莫怕，来让本王亲一亲。”

飞燕也是被这浑蛋挤对得困窘了，便是堵住他的嘴：“二殿下还有心思笑闹？你也不想一想，这一脚下去，该是何等麻烦！怎么这行事越发像起了三殿下了？”

骁王却是执握着她的素手，淡淡地道：“有何麻烦？她既然弄没了我的妹妹，难道还想太太平平地回京当我王府里的正妃？也是本王谦和得太久了，让旁人俱忘了本王的秉性了。”

这看似淡淡的话里却是透着让人不寒而栗的杀气。飞燕想说些什么，最后却是到底没有说出口。

正在暗自想着，飞燕发现自己突然被骁王扯进了怀中：“不要因着那些个不相干的人耗费心神了，这几日不要外出，且在大营里待着，等太子他们走了便无事了。”

飞燕点了点头，微微仰着下巴承受着骁王的热吻。算下来，因着骁王重伤，两人已经许久未曾亲近了，现在骁王伤愈，自然是按捺不住这满腔的热情。

眼看着他要剥掉自己的衣衫，飞燕微微带喘地小声道：“此地没有羊肠。”

骁王哪里顾得了这些，素淡了许久便是要开荤解一解馋的，只顾着将脸埋进飞燕的衣襟里，含糊地道：“为夫会小心的，且不要管着那些个了……”

太子虽然前来酬军，但是内里的深层意思却是来敲骁王的竹杠



的，可惜除了第一天见了骁王的面后，他便再也没看见这老二一眼。原因无他，前方战事吃紧，自然要先平定前线才能顾及后方，不过骁王倒是不忘派来窦勇看护着太子的安危。

那程无双被骁王一脚踹得只能平躺静养，太子闲来无事，便是领着侍卫，由窦勇带领着在金门关内的小镇里走上一走。

金门关乃是通往关外的要地，虽然镇子不大，却是南北客商的必经之所，也甚是热闹。

就在太子慢慢向前行走时，突然眼睛一花，隐约看到了一个女童在前面的人群里晃过，顿时有些一愣。那模样……不是安庆吗？

太子醒过神来，便是厉声命令侍卫前去追赶，可是侍卫推开人流挤到前方时，才发现那小女娃已经不见了踪影。

因着她消失的地方离城门很近，太子便低声吩咐窦勇道：“快！出城追一追！”

待到追出了关门口，出关的大道上也满是车马，根本就看不出有女童的身影。窦勇连忙催马前行，带着人追赶马车，挨个查看里面的情形。

他没有注意到，一个小厮打扮的少年在城门口朝外张望了一会儿，便赶紧跑到了城内临近城门处的一家酒肆里。

“禀晋王，那些追赶的人马都出城了。”

宣鸣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方才他带着侍女萱草还有几名手下入金门关处理事宜，却不巧在人群中看到了太子，于是连忙借着人潮遮挡入了酒肆暂避。

难道太子认出了自己？宣鸣想着方才太子突然追赶过来的情形，心内有些狐疑。他当初化身乐师，妄图用迷乐之音行刺皇上，但是因着是易容，太子并没有看到过自己的本来面目，按理说不会认出自己才对啊。

宣鸣微微合拢上眼，心内梳理着方才的情形，突然抬眼望向了一



旁正在大快朵颐的萱草。小娃娃方才在集市上用自己赏给她的碎银，买了大块香甜的软糕。

“去，派暗探去驿站探探口风，看看能不能查到太子要追赶什么人。”宣鸣一边笑着看着那啃着软糕的萱草，一边淡淡地吩咐着自己的心腹。

当其他人都撤出了酒肆时，萱草似乎才注意到宣鸣的目光，她慢慢地停下了动作，似乎痛下了一番决心，才将手中咬了一半的软糕递到宣鸣的面前：“晋王，你可也要尝一尝？”

她个子略矮，便是爬到了宣鸣一旁的椅子上，拼命地伸着短胳膊，将软糕递到了宣鸣的嘴边。

对于她这番没大没小的举动，宣鸣倒是早就习惯了，看来她在家里也总是与兄长分享美食，那动作语气倒是娴熟得很。

向来有些洁癖的宣鸣，不知为何，倒是慢慢接过了那软糕，避开了被咬得狼藉的地方，在还没食用之处轻轻地咬了一口……果然很甜。

夜幕低垂，驍王正待上马巡营时，却听有人来报：“太子请驍王前往金门关一叙。”

驍王皱了皱眉，问道：“太子可说了何事？”

送信的人小心翼翼地送来了封蜡的书信，驍王展开一看，那眼微微睁大，想了一下，命肖青领队上马，奔赴金门关——只因为那信里写到似乎在金门关看到了安庆的身影。

到了驿站时，驍王径直去见了太子询问情况。

太子紧皱着眉头说：“因着人多，本王也是看得不大清楚，可是看那侧脸，还有看见好吃的时，用手捏着耳垂的模样都是跟安庆一个样的。而且北地的孩子那脸都是被寒风吹得黑红，人堆里就她一个白嫩嫩的，特别扎眼。”

驍王径直问道：“既然窦勇在城门外追赶了一圈都是无果，那么

关内呢，搜城了没有？”

太子迟疑地摇了摇头：“怎么搜，父皇的旨意都下了，此时正值边关战乱，你我若是妄动，忤逆了圣心可如何是好？”

骁王闻言眉眼微垂，透着几分冷意道：“父皇乃是一国之君，自然是有很多情非得已，可是你我乃是安庆的兄长，明明知道她有可能就在眼前，岂可放过搜救的机会？”

说完，也不待太子说话，骁王便命人拿来笔墨，在宣纸上洋洋洒洒，几笔画出了安庆娇俏可人的模样。想了想，骁王又提笔写下了一张寻人的告示，命金门关的文书依样誊写再盖上官印，在边关内外张贴。

太子拿起来看了看，只见上面的大概意思是大齐外放的粮官妾室之女被不良拐子拐带，现在拐子已然伏法，然幼女仍然不知下落，若是知情者，不问缘由，一律赏银三十两。

这个告示写得倒是妙，一则没有写那粮官的姓名，不好查证，二则这官职不上不下，只能算是小吏，真要是因着机缘得了安庆的人家，不至于被吓得不敢交出孩子。而且这三十两银子对于边关的人家来说也绝对算得上是天价了，只要是见过那孩子的人，看着画像想起了什么线索，是绝对会来报信的。

太子微微一笑：“我们霍家，顶数老二你的脑筋活络。”

骁王没有说话，又命人召来金门关内的保长，命他们明察暗访，看看辖内各个人家里有无增添可疑人口。

做完这一切时，天色已经微亮，太子顺势道：“一直要找你说会儿话，却总是不得空，莫不如就趁着这闲暇，你我聊一聊可好？”

骁王心知他要说什么，倒是没有刻意地躲避，只是将身子微微前倾，行礼道：“洗耳恭听。”

太子微微一笑，突然开口道：“二弟可知，有人将你密告了，说你得了前朝秘宝却隐而不宣，不肯上报朝廷？”

骁王自从发现了宣鸣在密洞里的布置时，便知这乃是条连环毒



计，若是自己在那冰蚕银丝的重重机关下侥幸逃生，那么这剩下的宝藏便是挑唆霍家父子情义的炸药包。

骁王懒洋洋地道：“说是秘宝可是有些夸张，不过是几箱金银，不足以惊扰到圣上。”

一见骁王承认，太子的脸色一变，厉声道：“既然确有其事，当知这大齐国土一草一木皆是王土，你怎么可以贪赃枉法，私自藏匿侵吞？”

骁王的手指轻敲着手边的瓷碗，打出叮叮咚咚的声响：“皇兄的架势倒是越来越像父皇，臣弟实在是有些惶恐。其实这事早就想要禀报父皇知晓的，只是心有疑虑，一直迟迟未报。不如就由皇兄替臣弟把把关，看一看这遣词用句可是还有需要润色之处？”

说着，他将怀中已经拟好的折子递给了太子，便悠闲自在地端起了茶碗，惬意地品尝着边关特有的麦茶。

太子一脸冷笑地接过了折子，待得展开，看了几行之后，那脸色便是愈加难看了起来。

这份奏折简直是账房先生一笔笔敲出来的催魂账，上面写明了户部为北疆战事发出的每笔银子、每批粮草的数量，和北疆每次收到的银钱、粮草的数量。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每次收到的数量都大大少于户部拨出的数量。奏折上林林总总地罗列了最近一年户部拨出的四十二笔钱银粮草，而北疆收到的共计少了几十万两白银和数十万担粮草。

这缺失的钱银粮草，大部分为太子所得，剩下的则是被相应的官员们分掉了。

看完了奏折，太子的脸色已经是黑如锅底了，心中是又惊又怒。没想到骁王居然暗地里将户部每次拨出的款项粮草打听得清清楚楚，就连这钱银周转的关键也是一点明了，还草拟了奏折。一旦这份奏折递交上去，在边关吃紧的情况下，圣上必然震怒，严查之下难免不会牵连到自己，到时……不但脸面不保，甚至可能连太子的位置都坐不稳。

骁王慢悠悠地说道：“皇兄，臣弟得宝藏却一直隐而不报，也是逼不得已，实在是因为手中无钱，不说招兵买马，就连现有士卒的军饷都要发不出去了。所得的那些个钱银，臣弟都用于整军备战，却也是杯水车薪，更是无多余的银钱交予朝廷。可否请皇兄帮忙查出朝廷拨款都去了哪里，若是可以汇总了再交由父皇，说不定比臣弟得的那几箱子金银还要充裕些！”

太子手里捏着奏折，心知自己也许还有更多的把柄被这老二狠狠地攥在了手心里，实在是不可妄动，于是不由得深吸一口气：“既然如此，秘宝便不必上交了，此乃我分内之责，待我查明缺失款项后，自会交予朝廷。”

骁王淡淡一笑：“多谢皇兄。”他懒得再去看自己皇兄那张变得有些难看的脸，但是觉得还是要出言提醒下，免得这心眼一直狭小的皇兄又贼心不死地趁着北疆战乱搞出什么幺蛾子来，便是又补充了一句，“对了，忘了说了，这奏折里的大部分账目，都是父皇亲训的军机营梳理出来的。臣弟军务繁忙，就先告退了。”说着，转身走了出去。

走到外面，骁王听见里面传来一声清脆的啪啦声，似乎是茶杯掉到地上的声音。也难怪皇兄拿不稳茶杯，那军机营乃是父皇设立的心腹密探机构，若是消息由军机营流出，便是说明父皇老早便知道了，大哥此刻只怕是已经吓得全身瘫软了。

骁王的脸上露出一丝残酷的微笑，父皇总是希望借着他的手名正言顺地废掉太子，难道他就不能推波助澜，让他的皇兄早些自寻死路吗？

当骁王出了驿站准备上马时，程无双绑着竹片制成的护腰，由侍女搀扶着来到了门口，扬声呼唤着骁王。

然而骁王虽然听见了，却是瞧都未曾瞧她一眼，骏马已经疾驰了出去，空留了一地扬起的尘埃。



程无双扶着驿站的门框，狠狠地咬着嘴唇，眼里慢慢透出一丝恨意。

就在士兵满城搜索安庆公主时，宣鸣命邱天留下探听消息，而他已经带着一名侍卫和萱草，经由客栈中的地道出了金门关。

因为金门关是北疆进入中原腹地的咽喉，也是大齐北疆最重要的所在，所以樊景在骁王离开，齐朝军队攻势渐弱时，便派人潜入金门关，寻找合适的所在秘密地建造了地道。地道的入口在客栈后院的水井中，直通金门关外的旷野。因为十分隐蔽，就连后来接手客栈的那个金门守官也是不知。

虽然穿过了金门关的封锁，可是出口处距离白露山很远，加上没有车马，也不知那金门关里有无人追赶，所以宣鸣也不敢贸然走大路。

宣鸣带着萱草和侍卫在夜里走了一个时辰，萱草走不多时便双腿发软走不动了。

可是宣鸣竟然连看都没有看她一眼，依然与侍卫疾步向前走着，嘴里冷冷地道：“若是走不动了，只管留下，夜里这荒原上的野狼也可以打打牙祭了。”

此时险地重重，他是不会因为一个乳臭未干的孩童而停下脚步的。

身后安静了片刻，可是不一会儿又有了微微带喘的细小声音从后面传了过来。

走了一段时间后，宣鸣才状似无意地回头瞟了一眼，原来那女娃脱掉了脚上原来穿着的有些磨脚的麻绳鞋，用明显是内衬小衣的布料包裹住了两只小脚，只是身上的棉外套匆忙间还来不及整理，七扭八歪地穿在身上，衣带也是系得不成章法，可是脸颊被夜里寒风冻得绯红的小娃娃脸上却带着一种倔强的怒意，微微噘着嘴，但依然深一脚

浅一脚地跟在两位大人的身后。

宣鸣微微挑了下眉，心道：果真是带着胡人的血统，被激发起心头的怒火时，便是有一种隐隐的狼性在里面。

又走了半个时辰，行到一个小村庄，侍卫敲开一户人家，递上银子，请求借住一晚。

家中只有一个姓贾的老汉，高兴地接过银子，将宣鸣让进屋，直夸宣鸣的侍女长得好看。

可惜萱草此时已经累得没有力气说话了，浑然忘记了自己的侍女身份，看着那热气腾腾的土炕，她径直爬了上去，不一会儿便一动不动地酣然入睡了。

那侍卫见了一皱眉，想要将她拖下扔到屋外的柴房里去睡。

可宣鸣瞟了一眼她脚上那已经微微渗出了血迹的破布，淡淡地开口道：“算了，炕也够大，就让她在那儿睡吧，免得夜里没人端茶。”说完便伸手将她的身子往炕里推了推，然后自己和衣倒在了土炕的外侧。

睡了不多时，便听到炕里离自己甚远的那个女娃嘴里似乎在呓语着：“就跟着你……才不喂狼……”反复呓语了几遍，那女娃翻了个身，这才又呼呼地沉睡了过去。

在昏暗的屋内，没有人看到，男人那张绝美的脸上因着这孩子气十足的梦话，而微微露出了一丝笑意。

第二日，宣鸣和侍卫早早便起来了，而这北疆最最“身娇肉贵”的侍女萱草直睡到日上三竿才迷蒙着睁开眼睛，半睡不醒地地下地到院里洗漱。看得一旁的贴身侍卫都暗叹一声，这样下去也不知道到底谁才是主子谁才是奴才！

本来宣鸣是准备在这村子里选购两匹马然后再出发的，可就在村头的马栏里挑选着马匹的工夫，五六个背着弓箭、拿着猎叉猎枪的壮



年男子进了村庄。

走到老汉家门口，他们看到萱草在院子里打水洗脸，几个人便是有些走不动了，眼睛直直地盯着萱草。萱草抬头看到几个男子看她，那眼神竟是有如见到了香肉元宝一般，便觉得有些害怕，连脸都顾不得擦，急忙跑到屋里。

恰在这时，宣鸣已经购买了两匹马，和侍卫回到了院子里。看见门口几个鬼鬼祟祟的人时，宣鸣微微瞟了一眼。

就在这时，几个人商量完毕，为首一个朝着院内大喊道：“贾老爹，出来一下，我们有事和你说。”

贾老汉应了一声，走到门外，和为首大汉说了几句，不时回头看看屋里。

宣鸣的侍卫察觉不对，低声说道：“晋王，情形有些不对。”

宣鸣淡然道：“静观其变。若他们图谋不轨，杀了便是。”

原来这几个猎户前几日猎了几头孢子和獾，去金门关售卖猎物。今天一大早，他们出城时，在城门口恰巧看到了安庆公主的画像，得知通报消息便可得三十两白银。

要知道他们打猎一辈子也未必赚得到三十两银子。几个人在路上还感叹着为何没有这般的机缘福泽，没想到刚进村口，就在贾老爹的院子里看见被拐的粮官女儿，这可真是天降福缘！

他们叫了贾老爹过来，问清带着这女娃来的只有两个男人，心内更是惊喜万分。他们都是猎户，身手比普通人强上许多，对里面的两人浑不在意。于是说服了贾老汉后，几个人又各自叫来了些帮手，手里握着砍刀、铁叉突然冲进了院子。

宣鸣的贴身侍卫看见他们冲了进来，伸手拔出腰刀，一个箭步跳到院中，顺手向冲在前面的人砍去。

那人连忙举起猎叉格挡，侍卫手腕一翻，腰刀划了一个弧线越过猎叉，从那人的颈间抹过。



这时宣鸣也走到院中，从腰间抽出一把软剑，腰间微微一使巧劲，人就已经轻巧地跃起，一剑飞了过去，剑刃擦过了两个人的脖颈，鲜血顿时喷涌了出来。

几个猎户冲到近前时，先前那些人已经摔倒在地，眼看着至亲被砍，这些粗蛮的山野之人顿时被彻底激怒了，哇哇大喊着，挥动猎叉猎枪和宣鸣及侍卫战在一起。

宣鸣身形快速而透着妖异，手上的功夫更是精湛，而侍卫也是把好手，两个人转眼间就砍翻了三个猎户。

贾老爹看到村中几个后生死死了，只觉得这抓人的主意是自己定下的，没法跟村人乡亲交代，于是大吼了一声，从院中摸过一把斧头，冲了过来。

一个猎户趁机退到院外，抽出弓箭，隔着土墙向侍卫和宣鸣飞射一箭。

侍卫刚躲过贾老爹的斧头，便被突然袭来的冷箭一箭穿心。宣鸣击杀掉剩下的猎户和贾老爹，左臂也被射中一箭。

那猎户用的乃是射虎的石弓，弓劲儿大，箭头都是带有特制的倒钩，中了这箭的牲畜，就算是当时不死逃脱了出去，也会因着伤口溃烂而最后毙命，到时猎户们只需循着痕迹上山去拾便是了。

宣鸣只觉得整个胳膊先是一麻，然后是难以言表的刺痛，他用尽气力，猛地将手中软剑掷出。软剑越过土墙，刺入那放冷箭的猎户胸中，猎户惨叫一声倒在地上，抽搐两下便不动了。

宣鸣取回软剑，进到屋内，将双手捂耳、窝在床上瑟瑟发抖的萱草用右手一把提起，出了大门，略微辨识下方向，带着萱草翻身上马便向东疾驰而去。

这时小村庄已经喧闹起来，有那胆大的村民进了贾老爹的院子，看到满地的鲜血和尸体，吓得连呼：“快，快去衙门报案！”

萱草只觉得鼻息间的血腥味越来越浓烈了。身后的猎户还在骑着